

冰夫

华艺出版社

匆匆飘去的云

冰
夫

匆匆飘去的云

责任编辑：曹华益

封面扉页设计：王雪青

匆匆飘去的云

冰 夫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5 字数 164,000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039-160-7/I·80

定价：（软精装） 4.70 元



冰夫，原名王沅，南京市郊江宁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诗歌委员会主任。

他十七岁参军，从事军中文艺工作多年。曾出版诗集《浪花》、《萤火》、《凤凰树情歌》及电影剧本、小说等多种著作。50年代中期曾获全国独幕剧奖；60年代中期获全军优秀创作奖；80年代开始，他的组诗获上海市首届文学奖，动画电影《火童》获第四届金鸡奖、日本广岛首届国际动画电影节长片大奖。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高级编剧，是中泰联合拍摄的36集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编剧之一。工作之余，主编《海岸诗丛》与《海岸文丛》。

他的诗和散文清丽优美，自诩为婉约派。

目 录

驼铃和桅樯

——序冰夫散文集……………赵丽宏

边界黄昏……………(7)

庐山忆雨……………(10)

三县塘……………(14)

在碧螺春的故乡……………(17)

枇杷熟了……………(24)

练塘风情……………(27)

江南塔影……………(34)

妻子的故里……………(38)

崇明二题……………(45)

洞庭东山采杨梅……………(53)

迎春……………(59)

细雨淋湿的记忆……………(62)

天游峰上的红豆……………(70)

遥远的索玛花……………(79)

飘香的村寨……………(83)

匆匆飘去的云……………(87)

难眠的秋夜……………(91)

葛洲坝见闻·····	(99)
让大江捧出明珠·····	(102)
宝钢散记·····	(105)
江海之恋·····	(113)
士兵和元帅·····	(124)
烟台灯影·····	(133)
秋染沂蒙·····	(137)
忍抛白头山盟誓·····	(145)
吴青霞的艺术生涯·····	(162)
布帆无恙挂秋风·····	(177)
梦魂萦绕的诗神·····	(185)
渴望的、寻求的·····	(192)
《萤火》后记·····	(203)
诗人的色彩·····	(206)
一颗卡通星辰的升起·····	(211)
诗画·意境·旋律·····	(228)
银幕上的旋律·····	(232)
艺术史只记载创新者的姓名·····	(242)
访孙中山秘书田桓·····	(257)
跋·····	(302)

驼铃和桅樯

——序冰夫散文集

赵丽宏

开卷见序，序，是书的门扉。以我们中国文人的老规矩，总是长者为后学作序，很少有倒过来的。你嘱我写序，那是你的自谦，也是你的信任。你是长者。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你已经开始念诗作文；我还在念小学时，你已经出版诗集。然而你却嘱我写序！

我有些不安，却很乐意。因为你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有机会成为你的第一本散文集的第一个读者，使我有机会能向你的读者们谈谈你，也使我有机会为我们的友谊留下一点小小的纪念。

此刻，出现在脑海中的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幕

天高云低，秋风在山谷中呼啸回荡，覆盖着野草的山脊上有两个小小的人影在费力地攀登，那是你和我。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我和你结伴同登号称“华东屋脊”的福建黄冈山。当时我生过一场病，身

体有点虚弱，而你的心脏不好，身边老带着药瓶子，我更为你担心。到达峰顶，你我都被山坡上那一大片随风起伏的绿草所吸引，绿草的尽头，白云奇妙地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浮动。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于是我们一前一后兴致勃勃踏进那片草坡。想不到山是那样陡，草是那样深，不时有棘藜和暗沟挡住去路，我们却不顾一切地向前走，为的是看一看前面那神奇壮丽的风景。没想到支持不住的竟是我。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我躺倒在草丛中，再也无力运动四肢。是你的摇撼和呼唤使我醒过来。我睁开眼睛时只见你坐在我身旁俯身凝视着我。“别着急，躺一会再起来走。”你轻轻地安慰我，你的目光中含着微笑。这安慰和微笑使我平静，使我增添了勇气。我站起来，和你一起走完了这一段短而艰难的道路。于，我们的视野中容纳了山底下浩淼的世界——茫茫云海在我们身畔浮动，千山万壑在我们脚下起伏……

这一幕，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它使我联想并思索人生的意义，并使我情不自禁地重温我们的友谊。

最初知道你的名字是在二十多年前，是读了你的诗。从此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冰夫的诗人，写过许多清丽委婉的诗，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和对美的渴望轻轻地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喜欢这些诗。以后，又读过你的许多散文、小说和剧本，你笔触涉猎的范

围之广令我惊讶，也使我钦佩。第一次见到你是一九七九年夏天，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当时艾青率领一批诗人访问海南岛后来上海，上海的诗人们在作协大厅里和他们联欢。会上，诗人们纷纷站起来即席吟诗。有一位身材魁梧的戴眼镜的中年人站起来时，主持人介绍：这是冰夫。我当时愣了一下，我想象中的你，是一个清瘦文弱的书生。记得你朗诵的是一首献给一位船夫的诗，你讴歌大海，讴歌船夫搏击风浪的性格，你的饱含着感情的洪亮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我深深地被你的诗和诗中的真情所感动。这以后，你我便相识并熟悉起来，也许是我们早已各自从对方的诗文中互相了解，因此毫无隔阂，很快便无话不谈。你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朋友，和你认识之后，我才体会到真正的“忘年交”是怎么回事。你从来不摆老资格，尽管你有着可供炫耀的丰富曲折的经历。你出身于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然而却从小投身革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你曾经出没于朝鲜半岛的枪林弹雨，并且在战火中敲响了缪斯的大门。到六十年代初期，你的名字已经被很多文学爱好者们熟悉。十年动乱，你曾长久地搁笔，但你的诗心从未枯死。春天一到，你的笔下便奔泻出五彩缤纷的波涛。读你的诗文，我总是能感受到青年的激情、感受到你对生命的热爱、对美的追求。而这一切，也正是我所渴求的。

我一直没有问过你，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冰夫”这个笔名，其实，你的性格和冰无缘。你的热情和真率，在诗友们中是出了名的。如果要用什么具体的东西来比喻你的性格的话，我决不会想到冰，我想到的是泉水，温暖的泉水，清澈见底的泉水，充满活力的泉水。你讨厌虚伪和客套。崇尚透明的人格。而你的性格，确实是透明的。我曾看到你喜，看到你忧，看到你愤怒，看到你面红耳赤地和友人辩论，看到你为读到一篇好文章激动得坐立不安，也看到过你为一个陌生人的悲惨遭遇而凄然下泪……当我还住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时，你的每次敲门都会带给我生机勃勃的快乐，带给我新鲜空气。我们曾一起爬山涉水，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诗意，在山水之中，你的兴致一点不亚于我，一块岩石、一株小树，一只受伤的鸟、一个素不相识的山里人，都能牵动你诗人的情怀，使你产生深沉的思索和奇妙的幻想。当我们一起对着无人的峡谷大喊大叫时，我早已彻底忘记了身边这位同伴是年过半百的人。真的，我很羡慕你，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纯真的童心的。这大概就是你的诗情和文思源源不断的秘诀吧。

你的这本散文集，我认真拜读了，读得很愉快。很多文章以前读过，现在再读，又有新的体会，有些文章是第一次读到，当然更使我耳目一新。这些文章中不仅有你的人生经验，有你对艺术的追求，更

有你对生活对生命的挚爱，在每一篇文章中，我都能体会到你的这种挚爱。我觉得，这些文章的魅力之所在，并不是你的清丽多彩的文字，也不是那些吸引人的故事，而是孕涵在文字和故事中的这种挚爱，它是灵魂，契领着你的每一篇文章，使它们有了有声有色的动人的生命。这种境界，决不是刻意追求所能达到，说这是灵魂色彩的流露，是你人生观的体现，大概不能算勉强吧。

你不是那种能够写出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家，你我都不是。不过我深信，你的那些优美真诚的声音不会随着时事的变迁而改变它们的价值。喧嚣的时候，它们会使人宁静，宁静的时候，它们会使人产生美好而深远的遐想，而我们的生活中永远需要这样的遐想。你的诗歌是这样，你的散文也一样。

写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你赠我的那首诗，那是在我们同登黄岗山之后你的即兴之作，我一直珍藏着这首诗，并视之为知音。诗的结尾处有这样几句：

.....

我们的心向往绿色的韵律。

我们的诗梦幻明净的源泉。

呵，让我们作驼铃，

不停地摇醒绿洲，

让我们象桅樯，
不断地穿越巨涛狂澜！

摇醒绿洲的驼铃，穿越海洋的桅樯，这是两个坚忍美好又富有进取精神的意象。你对人生和艺术追求，很巧妙地凝聚在这两个意象之中了。我以为，驼铃和桅樯，比起你这本集子的题目《匆匆飘去的云》，恐怕更能体现你的性格和追求。不知你以为如何？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九日深夜于四步斋

边 界 黄 昏

当微风吹开袅袅薄雾，河面上露出木瓜、柚子和香樟树的倒影，那碧澄澄的水波唱着欢快的谣曲，流向远方青山夹岸的伊洛瓦底江时，南宛河留给我的岂止是诗画和难忘的记忆！

那是泼水节刚过，瑞丽坝子最美的季节。我和同伴小姚来到姐线公社贺赛中学访问一位教师。黄昏时分，我们穿过古老的大青树和一丛丛凤尾竹掩映的小径，走出村寨去散步。

我们走到绿树繁花芳香扑鼻的河岸上。两个傣家孩子从对面河岸走来，手提的竹篮里放着瓶子等杂品。

“小朋友，这条河叫什么名字？”我问。

孩子笑着摇摇头，大概听不懂我的话。

“这是南宛河，流向伊洛瓦底江。”

隔了一会，石桥底下传来一个妇女的银铃般的声音。

循声望去，一蓬蓬高大的剑麻和柚子树掩映着青石垒砌的石级伸入水面。一个身穿浅紫罗兰色裙

衫的傣家姑娘正在河边梳洗发辮。那潇洒飘逸的风姿令人想起清晨在树林中山溪边喝水的孔雀。

“您也是傣族？怎么普通话讲得这么标准？”小姚和我来到柚子树下，想仔细看看这位热情大方的姑娘。

“不。我的家住在河对面，那是缅甸的村寨。”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又响了。

“啊？您是缅甸人？”小姚惊异得连声调都变了。

姑娘嫣然一笑。“是的！缅甸人。”她略一抬头，抱歉似地说，“对不起，我要回去做饭了。你们有空请过来玩。”

晚上，那位教师告诉我们，在河边洗衣服的那个缅甸妇女是他的学生，缅甸名叫“罕帅”，汉名李纯英，读到初中毕业。她的外婆是中国人，傣族。这里不仅中缅货币通用，而且可以互通婚姻。寨子里有嫁过去的，也有娶过来的，非常自由。

第二天清晨，我们沿着公路到南宛河边的寨子里去吃早点。轻纱般的薄雾飘飘荡荡，一阵清脆的铃声，十几个傣族青年骑着崭新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车，驮着装满土产品的货篓到缅甸南坎去赶摆。有说有笑，煞是欢快。

时间虽然很早，寨子里已经很热闹了。

街市两边摆着金黄的菠萝，肥大的芭蕉，黄绿黄绿的木瓜，芳香扑鼻的柚子和鸡、牛肉、猪肉、芸

豆、青椒、胡萝卜及一些说不上名字的蔬菜和水果。那些文静而温柔的傣族妇女坐在货摊前，不声不响，只用热情的眼色迎接着来到货摊前的人。突然，我们被一双熟悉的眼睛所惊愣住了。晚天傍晚在河边相遇的那个缅甸妇女正含笑地望着我们。

原来她在卖饵丝。我们刚坐在小木凳上，她就端来两碗热腾腾的饵丝，上面有碧绿的葱花和绛红色的牛肉丝，诱人食欲。她伸手拿过好几只瓶子，又是精制的香菇酱油，又是有特殊香味的红辣油，还有几种芳香的粉末，酸甜麻辣，极为爽口。

连续几天，我们早晨都去吃这种“缅甸饵丝”。今天去的时候，看到了她的儿子，胖乎乎的，笑起来很甜。小姚送给他一包上海泡泡糖。他吵着要领我们去他家里玩。

这可使我们为难了。边民们在这里可以相互联姻，自由往来。但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人能行吗？

当我们回来将这件事告诉那位老教师时，他思忖了一会，郑重地说：“按照傣家的规矩，拒绝主人的邀请是极不礼貌的。傍晚时候，我陪你们到罕帅家去看看，既当翻译又当向导。她妈妈是我爱人的姑母，也算亲戚，不违反纪律。”

于是，我们急切地盼望着黄昏的霞光快些降临南宛河上……

一九八一年夏日，瑞丽

庐山忆雨

从东南方向飘来的云，漫过五老峰，吹来了凉爽的气息。天，将要下雨了。

流火炎月，从煊热尘嚣的上海来到清凉幽静的庐山，心头的躁闷消失殆尽，人都好象变年轻了。三五同伴，相携成行，游罢牯岭的街市，便去山势高峻、古松虬结的含鄱口，遥望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和奔腾东去的长江，心情为之振奋。再登“青天削出金芙蓉”的五老峰，真有“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之感。下山时，走至半山腰，一团云雾飘来，伸手似可捉住一些。然而，云并未停留，丝丝缕缕，漫过头顶，继续向远方飞去。

许是暮色将至，许是怕挨雨淋，我们不由加快了脚步。幽暗的树林里忽地一亮，一道闪电在天边划过。隆隆有力的雷声仿佛从山顶上滚下来。从山谷响到山谷。

夜里一觉醒来，窗外似有轻微的淅沥声，下雨了！这雨那样轻，那样柔，轻柔得有如春蚕在咀食桑叶。如果不是凝神静听，很难察觉。“雨中山果落，

灯下草虫鸣”。寂静的庐山之夜，勾起我对雨的遐思。

说不清我是怎么会喜欢雨的。许是故乡江南多雨，许是如母亲所说，我出生时正逢下雨。总之，从小我就喜欢雨。我喜欢春天密密的丝一般的雨蒙住了原野，村后桑林里响起时断时续的鹧鸪声；我喜欢在迷离的夜雨中撑一顶小伞，在故乡那丝一样悠长的小巷中漫步；我喜欢看夏天荷塘里莲叶上滚动的雨珠；从河堤上走来牧牛少年蓑衣上淌下的水珠；我喜欢柔软的雨丝洒落在瓜叶上的沙沙细语，喜欢西双版纳大森林中暴雨奔跑时急骤的步履声……我喜欢雨，正象喜欢画，喜欢诗。

记忆中最深的还是童年时候在春雨里捉“戏水鱼”的情景。春燕归来了，村前河岸上的柳丝吐出了新绿，我们便开始寻找搁置了一冬的鱼具。妈妈说：“菜花黄，鱼上塘，季节还不到。”可是谁肯耐心等待呢？连续几天，夜里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心就不由加快了跳速。那细草样柔软的雨，抚摸着院子里的杏树和桃树，仿佛一夜之间就绽开了花蕾。学校里开始放假了。三两同学，每人一顶笠帽，光着脚丫，裤子卷到大腿跟，笑着，跳着往河滩跑。

春雨连绵，春水上涨。北头沼的水往大河里流，哗哗的响声很远就能听到了。鲤鱼、鲫鱼最喜欢抢新水，逆流而上，摇头摆尾，活蹦乱跳，水花四溅。我们乡间把这种声响称为鱼戏水。这大概就是唐代